



餘冬序錄畢玄卷之十一

內篇第十一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東觀漢記北海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性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大夫其對以孤襲爵已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狗馬是好使者奉命而行齊江夏王鋒隆昌初為侍中及明帝知權蕃即危懼江祐嘗謂王宴曰江夏

主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羊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拓遂復為混泚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語言春惟此鋒乃欲效北海靖王之匿迹也而所遇非顯宗之世矣鋒嘗忽忽不樂著脩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真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折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凜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訪明帝謀殺諸王遂遣人逼害之江敷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春惟此正鋒之自著其平生者也而所自見則又自違於所歎江拓之言

身其及禍亂世豈不且哉

○後漢吳祐為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畝夫孫性私賦民錢市之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孫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厚其心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與其義也所謂觀過知仁其

此類歟

○後漢書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能

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或問珠豈有知物哉邇會就廉吏化之所感如此齊書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餉愿放之一十餘里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經宿還復故處令吏送達明乃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為仁義之心致也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鍾乳連之人告書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進昔邦人悅是祥而謠之穴人笑曰爾吾以刺史之... 後而不吾貨吾以是病而給馬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為噫是可以觀吏道矣貪則無知之不能辟其境義則有生之類顧幼其命而况人馬有不

誠於明察而給於貪戾者乎

○後漢書漢陽太守龐參候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糞一大本水一盞致於廳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糞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參任職果能抑強扶弱以惠政得人語林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也水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若二公者亦可謂善悟矣

○班固傳毅為實憲典文章憲敗守族賓客皆免歸而固死于獄柳宗元劉禹錫等為王叔文王伾未聽謀議

叔文任敗朝士附之者皆被斥黜而宗元竟以貶謫死
文章之士不爲君子所重其殆此輩有以累之故歟
○虞誦祖經以决獄平而其孫有九卿之蔭誦以殺降
而其家二十年人戶無墮欲觀陰報者觀於虞氏一家
即可知勸戒矣

○風俗通潁川黃子庶者每飲馬投錢水中其操可知
袁山崧後漢書范丹嘗者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
姊追送之里中芻蕘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
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
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典畧程堅清潔居貧諸姬共漂
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為不食人

食沐並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食
有先熟者呼使食答者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
其名流播異域如此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
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
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
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中嗚呼名不可掩
如此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何必以名為諱屈原
有云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此豈非亦人情也
○漢劉寬行遇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
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汝有相類幸勞
見歸何為謝之晉朱冲隣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

於林下大慚以擯還冲冲竟不受二賢之量一也而巨容竟以不受視文饒何如哉君子不欲為辱人之行然則處世如文饒亦可以止矣

○漢劉寵被徵百姓齎錢送之趙執轉任百姓以水餞之寵與執清吏也其去而民之送餞不同如此寵之選受一錢不若執飲盃水之為其矣

○鄧攸守吳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飲吳水而已攸清而過者也推其類吳郡豈所當任吳水亦當無飲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為也安後世為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覃乎後

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祁公衍嘗言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杜之所存足以繼邵公矣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擯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柰何錮之於盛世韓之言又即袁之所言者也范文正公淹為叅政與韓琦富弼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簿視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

公曰六丈則是一筆

富素以
范故稱云

大事焉知一家哭矣范曰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遂罷之韓忠獻公琦執政用監司
或非其人公夫人弟崔公孺曰公居陶鎔地宜法造化
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
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改容謝焉執政
誠有袁杜韓之仁之恕又當知范公之所當去與公孺
之所論者然後可

○後漢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豕其心
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
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矜其事也觀過知仁非
取其過也北齊房法書可以母老不應州郡命嘗盜殺猪
羊以供母此亦在可矜者乎不戮於市為厚矣

○漢靈之世追治鈞黨或謂李膺可去矣膺曰事不辭
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
之乃詣詔獄考死郭楫欲引范滂俱亡曰天下大矣子
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
流離乎張儉亡命所經歷伏重誅以十數連逮收考徧
天下夏馥聞之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
及萬家何以生為馥之譏儉良是馥剪鬚變形入林慮
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人無知者視彼膺滂或生或死其
賢孰愈袁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
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

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乃築土宇于庭潛身十八年乃卒閔之其生與馥何異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不以為然歎曰昔戰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擁篲先驅卒有燒書坑儒之事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庸人居二十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郭泰故太學生也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激論獨能免怨禍于濁世司馬溫公稱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以為當時黨人所不能及信夫鍾皓子瑾與李膺同年膺祖修常云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皂白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

過以致怨今豈其時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張讓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吊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此其先見遠識不亦明哲也乎宋人記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其可不知此也

○漢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讓甚耻之陳寔乃獨吊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其太丘之謂乎
晉孫秀爲瑯琊王郡吏求品於鄉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戎衍比諸太丘或媿其公道矣

○漢陳寔遷太丘長子紀建安初拜大鴻臚子群爲魏司空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西晉王澄行經陳留吏迎之問吏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大位其足爲家世邦國重乎噫欲爲家世

重雖長亦勝公卿欲重邦國雖甲乙等之大位亦不足齒於士評是在人德行何如而已矣

○漢何進等謀誅宦者諸常侍小黃門已悉罷還里舍詣進謝罪進不即決張遜向其子婦爲太后妹者叩頭願得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皆復入直進遂被害地齊趙王叡等謀出和士開爲兗州刺史山陵畢當就道士開重賂於婁定遠願一辭觀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太后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王叡以不臣殺之東漢北齊遂致亂亡嗚呼大臣爲國家除深姦巨蠹事變旋踵不保如此任世道責責者可無多防小人術耶

○漢荀爽作女誠原作書之意豈特欲遺訓人世女子

固將以為內範教所生也爽女采適河南陰瑜瑜卒爽復以許同郡郭奕知其不從詐病篤召歸令婢扶抱歸郭此何義也采之自縊於婦道則全矣列女傳采適瑜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病篤召采既歸懷使自警奕令傳婢奪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偽喜色嚙而出采建四劫左請奕入見共談令侍人噤之爽不敢逼上帶自縊時人傷焉爽書引宋伯姬不下堂事而為其所生謀事乃如此然則何以女誠為乎爽固晚年應董卓之召取卿相而不能為鄭玄申屠蟠之不屈以全其高者也

○荀爽謁李膺為之御歸而喜曰吾今得為李君御矣趙咨過營陽曹嵩迎之咨不為留嵩以不得見為天下

笑遂棄印綬追謁之夫一得御非所榮而爽以為喜一不得見何足深媿而嵩恐為天下笑聲名之士相取如此唐人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語其然乎此風今蓋微矣

○東漢潁川陳氏公慚卿卿慚長正謂其一代不如一代也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乃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其非矣荀與陳同鄉並時世有名士繼塵承則而其祖子孫三代亦正相類

○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韓魏公琦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

恐爲胡廣趙成若以胡廣自處弊可知也春惟後魏崔
光傳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常慕
胡廣黃瓊爲人故爲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
舊德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
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嗚呼
以胡廣之爲人而世猶有如崔光慕之取譏於世固宜
後之君子將不以魏公之言而自師法耶

○董卓欲爲私農之廢袁紹爭之盧植再爭之而袁隗
報卓如議廢之日隗位太傅不自引罪至親解帝璽綬
扶下殿北面稱臣於是太后鯁涕群臣含悲隗獨何心
乎卓醜殺靈思后弑私農王隗不能有言明年卓以紹

起兵遂殺隗滅其家隗有鬼不能無羞於漢廟矣隗死
何如死於廢帝之日表秋不能無責焉耳矣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
牛不良搏牛一下現卡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訟

乎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

此世說以此推之寧之平生無大過舉可知王子敬病篤

道家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意與却家離婚世說論者

亦以寡過稱之然尚主之嫌子敬不能不恨於是也趙

清獻公抃曰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

則不敢爲也司馬溫公光曰吾平生所爲無不可與對

人言者二公之所爲可知矣吾人盍思所以告于天者

乎上天而可告對人無不可言者矣

○三國志臧洪從袁紹請救張超之難紹不聽洪因怨紹不與通紹攻洪殺之陳宮爭之復見救紹一日而殺二義士欲以舉大事其可得乎晉書陸機兵敗成都王穎殺機及其弟雲機司馬孫承下獄考掠數百終言機寃並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詣穎明承無罪亦並遇害嗚呼若承與慈者非洪宮之徒與洪恨不能抹超之難竟爲超死而宮又爲洪死承感二陸之顧死不忍誣竟爲二陸死而慈又爲承死非舍生取義者歟紹之不忠漢穎之不克興晉於是而觀已絕於天意矣宮謂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美哉斯言宮之取舍毅矣慈救承時承曰吾惟不負二陸死乃吾分卿何爲爾慈曰僕又安可負君而求生乎吾聞諸春秋崔杼弑齊君邢蒯賁驅車入闔而死其御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無死可乎亦挈領而死嗚呼仁義之在人心豈有窮既哉

○呂布攻劉備於沛備走曹操與備進屠彭城至下邳布敗欲降陳宮曰操遠來勢不能久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柵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破也布然之布妻謂布曰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遠出一旦有變妾豈得

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兵圍之急布降見操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知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縛亦未必為擒也宮請就刑遂并布皆縊殺之夫陳宮之所為布謀者若不見止於布妻之言事誠亦未可知雖然二心之人而欲無疑於人其可得乎心之無良而智有餘適足以殺其身耳布謀及婦人不足責也操緩不縛意在活布而止於備備之所言者即布妻謂布之言也此晉里克之所以見殺於惠公也傳首許市宜矣

○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繡懼謂詡如此當何歸詡因教歸曹操紹有子譚尚莫適立紹卒二子各有黨與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攻譚譚遣人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金

水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青州天
性峭急仁君度數弘廣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
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
若迷而不反則胡夷將有譏笑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
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
者也譚尚皆不從後皆為曹操所滅嗚呼紹與兄術之
閱墻卻深先已不相為外禦矣譚尚得於家庭之教固
可知也紹取譏於賈詡而父子莫能自回譚尚見訓於
劉表而兄弟仍不復悟竟至亡族豈不哀哉表之為袁
氏者良足為忠言已表豈不知教其所生而二子琦琮
亦復參辰於其父沒之日何哉表為琮娶其後妻之族

致令愛少惡長毀齊日聞身當就木而琦不得奉治命
焉是時操軍雖不至荆二子亦決無相全勢矣曹操始
自立為魏王時以愛植故尚未有定嗣謀於賈詡詡
嘿然不對操怪之詡曰曷蜀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
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後遂定丕為
嗣袁劉之事豈非後世之炯鑒哉

餘冬序錄卷十一

餘冬序錄橘陽卷之十二

內篇第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方編輯

袁紹議攻許別駕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
虛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
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使彼疲於奔命
民不得安其業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
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
怒械繫之紹攻操於官渡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或
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
而喜吾必全今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

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豐非不能量其所事者而竟爲
內忌者死豈不哀哉漢劉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
向聞迎立其子晉乃止少尹李驥陰說崇曰郭公之心
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
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害崇怒
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
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同
死崇并其妻殺之驥之死豈其所甘心也孫盛論豐曰
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
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
則已必死其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

已然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
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春惟豐之爲
人謀事蓋亦枉用其經濟矣驥也奉闇君而欲辭覆亡
之禍其可得乎贊廢尋遇害崇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
以至於此爲李驥立祠歲時祭之崇蓋愚人比諸紹之
內忌欲釋慙於效謀者所存固不同也

○曹操征孫權使其子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
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
矣可不勉歟魏書陳思王傳子修亡於穰丁夫人哭泣無節操
忿之遣歸家後操病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
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問我母所在我將何

辭以答魏阿瞞之勉其子與其臨終之言如此嗟夫操何如人哉以才濟奸以詐立功以賊託忠天下後世不必讀書者如石勒輩可知其爲人也而自云少時所行至老無悔此不欺其子邪邊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君子以進德許焉操何如人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操自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誰當信之潛撲炎燼盜食漢鼎不畏高廟之靈之問而歎無辭以答其子此尚爲知悔者乎操之謂所行無悔操非安於惡也操之謂行意未嘗有負操非不知其所負者有在也而有此言而史載之以欺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可欺耶此操之奸言也吾不可以不論嗟夫此言而出於

君子之口豈不爲盛德也哉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魏武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見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普公儀休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下民爭利典蓋其儉德清望足以動人如此有記操之言者又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必不難矣傳咸

綰卒代宗痛悼謂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吾於是知天下不難治也

○史稱曹操知人善察雖眩以偽然崔琰之死毛玠之廢非其罪也魏志云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旨不遜操收琰髮爲徒隸前白琰者復云琰對客虬鬚直視遂賜琰死毛玠傷琰無辜人復白玠怨謗玠付獄桓階求按實其事操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乃復爲崔琰舐望和洽言玠不宜有此乞加考覈兩驗其實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操之所以不窮治者欲爲言事者地也然則操以此爲善察可乎志又云是時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儀胡爲乎爲是也操未立

太子丕時操欲以女妻儀而丕不可儀由是怨丕與弟爽及楊脩數稱臨菑侯植之才勸操立以爲嗣操以函密訪於外而琰直露板答以春秋之義請死守之玠亦引袁紹近事獻戒言皆切至琰與玠於此與儀忤矣然則志所謂有與琰不平而白琰與玠者非儀也歟琰與玠之獲罪皆出儀力可知昔者琰玠並典選舉吏察於上俗移於下操嘗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而今眩於儀之偽辭自剪股肱畧無商顧尚可謂知人乎嗚呼操且莫知其子之惡矣儀也他日以此滅族天道好還欲誰怨哉

○曹操飲鴆酒啖野葛夏練服碗黃鍾乳粥豈亦其所

稟異耶

○曹操別傳操引兵入峴發果孝王家破棺收金寶數萬天子聞之泣陳琳檄言操有發丘中郎之官殆非虛語操死為疑塚自妨心不足已事故也

○董昭與衆議曹操宜進爵國公九錫諸將列侯皆是其議荀彧以為曹公本與義兵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因留或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或謂彧於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遽殺之春惟宋武帝北伐王鎮惡領前鋒鎮亞心謂劉穆之曰吾等因託風雲

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尅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後帝北伐功成晉加帝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穆之以事不已與發病卒彧之卒也特亦穆之類爾

○滿寵為許令時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考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大將軍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宋裴松之曰彪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佑况淫刑所濫而可加楚掠乎若理庶考訊荀孔二賢豈相請屬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

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春以為不然彪之見收蓋操之讎對也或融等不能求免於操而屬寵弗考寵若聽之辭雖無他操意肯遽釋乎寵之考訊如法所以釋操意也而後言之操所以得赦彪也無前虐必不能行後善寵可謂善救人者或融因此善寵當時蓋知寵之意矣

○湯三聘伊尹尹然後起昭烈三請諸葛孔明孔明然後出而戰國之書有伊尹負鼎俎事魏畧稱劉備屯樊城時亮來見備以諸生待之衆去亮留備亦不問其所言而手自結眊亮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眊而已備乃投眊而答以此知亮蓋言出好事之口每如此

○諸葛孔明之使吳也袁孝居記其事曰張子布薦亮

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是以不留裴松之以為亮君臣相遇希世一時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孔明行已豈其然哉此辯誠知諸葛公者春考江表傳載權報陸遜書云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語子瑜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畱孔明子瑜答言弟亮以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即是觀之自足見孝居之所記者妄矣故為合而

書之

子瑜諸葛陸字

○蜀志諸葛亮為入公正嘗表廢廖立徙汶山亮卒立為之泣亮又嘗廢李平徙梓潼亮卒乃發病死志評亮

云亮之為人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
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蓋亮書嘗云吾心如秤不能為
人作輕重應享與州將牋拳拳以公正為言謂公則無
私正則無邪無私無邪而政教不行未之有也嗚呼此
武侯實蹈篤行有味之言也任子曰火佚焚家家不罪
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
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
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
鏡至公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
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
心流務恕之德爵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怒天下豈有不
服也哉嗚呼吾於武侯見之矣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
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談大器之遂用統為治
中與亮並為軍師中即將備又以蔣琬為廣都長備嘗
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
加罪戮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願重察之備
乃不加罪但免為丞相長史亮死推以自代遂為大將
軍錄尚書事夫以統與琬之才而並不堪百里孔子所
謂君子不可小知者也

○馬超兵敗南奔張魯魯以超為都講祭酒欲妻以女

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超以背父叛君之人雖米賊有不取焉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乎然其歸蜀而先主孔明接收用之此楚用吳起極不得已於亂世耳

○吳書顧雍傳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孫權深歎服之至飲宴之時左右常恐酒失為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又張昭傳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其謂是夫

○司馬孚為魏將其言曰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宜當詐巧不可力爭也春曰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宜當推讓不可自專也

○吳書稱諸葛瑾才畧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春曰異哉史氏之言瑾弟孔明未能純於德耶大夫禮無再娶瑾之不娶古人所皆然者愛妾生子之不舉何居置妾所以廣胤嗣也有所生而可無舉乎瑾惡夫多子即可毋有所愛今不忍絕其所愛而絕其所生重色欲而滅天性悖亂莫甚焉以此為篤慎我未之前聞也嗚呼孔明無間然矣瑾之德當別有在史氏之言其失不細故著之

○孫權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諸葛恪權嫌恪剛狠自用峻固薦之召恪與孫弘等入卧内屬以後

事權殂弘素與恪不平欲矯詔誅恪峻密告恪殺之峻
之附恪厚矣恪輔政首徙宗室齊王奮等豈能無恨而
恪方忸於東興之捷大舉伐魏不恤人言及師老新城
腹心中潰狼狽而反怨讟並興恪不引咎改圖愈洽威
嚴多所罪責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救兵嚴欲向青
徐凡此所為皆取死之道也然禍不自他人而獨出於
恪雖滕胤有弗與者豈其同事之後亦有不平者邪恪
之柄任非權意而峻固薦之通國其誰不知茲因民之
多怨衆之所嫌遂告亮云恪欲為變而殺之者特欲先
人而發以自救耳恪宮門之駐以峻語復入齋酒入殿
一聽峻語初張約等密書與恪恪示胤胤告恪恪以示

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胤且與恪無隙足
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知恪與峻之所處宜無有不平者然茲所告乃其構之
之辭峻蓋自籌吾不構恪人將生心告吾黨恪而并族
矣恪將得志於魏時張緝謂司馬師曰恪雖克捷見誅
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恪後敗歸鄧艾亦謂師曰恪競於外事奪用其民而不
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嗚呼恪之當亡遠人知其必然如
此則凡其同事而有識者宜何如而為之舉主者安得
不懼峻殺之以自救固人情也或曰恪之誅恪誠有以
自取者然則峻無罪乎曰吾為茲論欲後人以恪為警
云爾峻自是反覆小人何足道哉

○蜀張奉使吳而致薛綜蚤入其腹之侮吳張溫聘蜀何取秦宓天子姓劉之對言語爭勝之士無益於辭令而反以辱國如此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臣皆以文辭不及為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一人以行中書不敢請殿侍者慌莫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徐強聒數日既無與酬復者亦勸而止論者謂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駢詞庸詎不若鉉太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仁宗時余靖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及丹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契丹主大喜及還坐貶官仁宗待虜有禮固不欲纖微迂之然亦自為使體非宜

耳英宗朝王拱辰聘契丹見其公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親鼓琵琶以侑飲及還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此有請將何辭拒之抃之論拱辰是也拱辰之罪又將何辭或謂作胡語在靖鼓琵琶在虜主昔者衛甯武子聘魯文公燕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拜又不答賦行人私焉武子婉為其詞而繼之曰不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拱辰當日之事獨無可為干禮取戾以自辭於虜主者乎

○吳全尚泄國謀於其妻而殺其身殺其子若而人貽害其君嗚呼謀及婦人雍糾之禍不如是酷也婦人在室天父出則天夫天有二乎鄭祭仲專鄭伯使其壻雍

糾殺之雍糾以告其妻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於是雍姬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雍糾死由雍姬而雍姬忍死其夫由其母人盡夫之言也嗚呼雍姬之不天其夫罪則大矣使不以告而父見殺則是身預其謀其罪惟均殺父之夫安復有可天_之理乎嗚呼為雍姬者弗能兩紆難焉獨有先父以死而已漢周都妻阿賢於婦道而都驕淫無禮都父謂阿曰新婦當以道正夫都之不改新婦過也阿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也罪在彼矣乃自殺列女後傳卻陽任延壽妻季兒兄季宗嘗與延壽競延壽使人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遂自縊死長安大昌里人有讐家欲報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應曰諾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俟讐家至斷頭持去視之乃其妻頭也讐家痛焉遂釋不殺其父世不幸有雍姬之事亦擇於斯而已矣

○曹植求自試表有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等語蓋有見於當時之禍本矣明帝但以優文答之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以成兩馬食曹之禍而謂帝為明可

乎植國之宗親言宜切至他日王基上疏云今寇賊未殄猛將勇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世不務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基之言可謂忠矣帝亦不聽齊王芳即位宗室曹罔上書言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曹爽之愚固不足以聽此也

○魏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為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講不可伐意後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不聽暨曰臣言誠不足來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嘗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

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見暨責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然計不足來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後周大將軍王執曄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勸執陳之執後因侍坐言於太武曰皇太子恐不了陛下家事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當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執讓弼曰平生言論無

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執默然久之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劉曄賀若弼皆反覆小人也然其言能欺人如此魏明帝後因人言曄不盡忠驗得其情曄以憂死周宣帝既立乃殺執執謂小人善自謀耶而曄死於詐執謂君子吉人能自福邪而執死於悲嗚呼忠可為也詐不可隨也死可期也名不可隳也

餘名序錄卷十二

餘冬序錄修幸卷之十三

內篇第十三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夫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瓌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廷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孝武特戴法與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

輻輳門外成市顧顛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顛之善無其風節太峻顛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顛之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王僧虔徒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爾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夔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陳蕭引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

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于家趙宋李禹累修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禹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賴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禘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禹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者人眉睫以薰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若禹者其辛顧之徒與晁

迥服道履正無求於人或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
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為逆計
未然乎春於是乎有感

○魏諸葛誕壽春城陷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
降胡奮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誕之能得
士心無媿於田橫矣然蔣班焦贛踰城出走全端全憚
率衆迎降誕亦不能止也夫其所親愛者叛之於其生
前而其所部不知名者乃能殉其死於身後人情之不
同如此哉

○魏人謀吳而多作布囊欲以塞江孫權讀步騭之表
為之失笑大江寧可塞權不知彼癡乃效韓信澠水囊
沙事耳江非澠水之比一時之計豈可為終年之圖事
當出敵之所不知豈可揚言於敵敵既知計雖巧莫濟
已陳之為狗信亦不復能用之矣後世顧可效耶魏人
雖痴恐不如騭之所言也

○魏鍾會以逆節誅會功曹向雄收葬其屍而史義之
會豈死義者乎雄感其私遇收葬其屍特以盡其私耳
槩是為義則前乎此若漢朱詡嘗為董賢自劾去大司
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後乎此若唐田承嗣為安史
父子族滅立四聖祠而祀之者亦可為義舉乎

○嗚呼人微忠孝不容以立于世庾純父老不歸供養
司空賈充得責之然充復慙於高貴鄉公何在之問充

非懷惡而討者耶充之上表請解職也意必暴純言以激朝廷之怒而史不叙其文特為晉諱故耳石苞議純宜除名削爵充之罪豈不當併按也劉斌史寵禮等所陳奏又有為純辯雪者而純之問充者卒不敢以白前此高貴鄉公之死固有謂當斬充以謝天下者矣吳主皓入晉時在武帝前常折充為不忠之臣純之言當與皓不異然使純自無罪晉亦何能顯罪之嗚呼不忠不孝不容以自立於世戴履而稱人曰有忠孝而已

○王祥何曾褚淵皆孝友立德人也祥曾處魏晉之間不能死職淵受宋顧命而乃心齊禪不忠莫甚焉然則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奚足據哉楊雄之恬退阮籍

之放逸周顒之高蹈計其人非利達所能動者而雄乃著美新籍為晉造九錫文顒代蕭道成答沈攸之書竟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將無天奪其鑒耶

○司馬篡魏太傅孚拜辭元帝執手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純臣如是乎史稱孚當懿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未嘗預謀師昭以其屬尊亦不敢逼武帝卽位雖見尊寵不以爲榮臨終遺令自云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叔達貞士固如是乎高貴鄉公遇弒時孚枕其股而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當日之事決於賈充之口成於成濟之手而司馬昭之心也而孚以罪自歸孚固不得而辭也孚曰臣之罪是也孚不能以義戚親

又不能仗節死義以貳于賊使王陵母立儉諸葛誕輩
得行其志乎當免鯨鯢乎而欲於死之日為純臣為貞
士嗚呼仲達子孫陰逆以盜國而叔達欲陽順以取名
其為魏賊則一而已

○諸葛孔明之不獲取魏羊叔子之不親平吳非其才
其志罪也天限之年有在矣孔明之用蜀叔子之在晉
雖敵國亦莫不稱服之若其身後之思雖三代人心何
以復異伊尹顏子古之所謂大聖賢也孔明出處大節
不媿阿衡叔子行事有方之殆庶者其平生表厲為何
如周茂叔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賢而不
失於令名者微斯人吾誰與歸

○阮籍志氣宏放居身在禮教外與兄子咸為竹林遊
子渾亦有父風不飾小節籍謂渾曰仲容咸已豫吾此

流汝不得復爾咸之縱情越禮又甚下籍者籍與遊焉
群從昆弟以放達為事籍并弗之許然則籍胡縱於已
而欲禁厥子既有取于咸而胡弗許於群從昆弟籍豈
不自知其所為之非是我裴楷謂籍方外之士故不崇
禮籍亦自謂禮豈為我設邪是何言也何曾嘗面質籍
背禮敗俗之人又勸司馬昭宜擯籍四裔無令汚染華
夏此可為罪籍之斷案矣籍蓋忠孝兩虧人也或者以
酣飲為事解其為勸進文之非不忠以聲號吐血解其
居喪飲酒食肉之非不孝吾弗能聽焉耳

○阮籍喪母裴楷吊之或問裴凡吊主人哭客乃為禮
阮既不哭君何為哀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
倍輩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晉書所
記如此春讀而怪之裴所謂方外之人豈生於空桑者
耶阮則既有父喪矣楷之言不可為訓而史氏又謂時
人以為兩得其中吾不知所謂中者是何中也噫籍之
居喪無禮不有何曾敗倍之言當時汚染其倍不入於
禽獸者幾希

○王戎嘗與阮籍飲酒時劉昺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
昺昺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
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不敢不共飲惟公榮不可
與飲古今交游間人勝公榮者鮮矣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馘不與及戰大棘馘為政遂敗劉毅東堂之射庾
悅厨饌甚盛不及毅毅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
炙見惠悅不答及後毅貴表解悅官深相挫辱悅不得
志卒于豫章籍之謂減公榮者不敢不共飲良有以夫
○晉魏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
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客範
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
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人皆以為
痴兄于濟嘗請湛見牀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為湛曰
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濟始

歎服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問叔頗好
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
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
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問卿家痴叔死未濟曰臣
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
上夫人有隱德者未易為人知也

○賈充叛魏為晉其死也有司謚曰荒而晉武私之曲
謚曰武沈約叛齊為梁其死也有司謚曰文而梁武非
之改謚曰隱當時定論不從晉武之謚而從有司之謚
充後世流稱不從有司之謚而從梁武之謚約亂臣賊
子貪功於輔命者竟亦何所得哉謚法昏亂紀度之為
荒懷情不盡之為隱固非所以誅二賊之惡也

○羊祜歷職二朝嘉謀謹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
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君臣不密
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
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
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
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
惑也汝宜識吾此意祜真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
之徒甚忌之杞傳祜時議以荀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
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
欲使人知己預聞也族弟良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

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最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最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杞傳最史臣叙事小人一長亦或同於君子而忠邪之判自天淵也

○晉羊祜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宋王曾在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嘗面言曾蓋少收門下士曾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二公之心如此豈獨事理應然而勢權所在亦自有須忌者漢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宋顏峻久執朝政庾徽之奏其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尋於獄賜死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夫子有是言也身死其名立其立之也必有基世之人豈不知名之貴也人情未有不好名者徒好之耳名卒不可致也蓋亦反而思之羊祜造峴山置酒歎息顧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一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闕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惟祜之言祜亦是好名者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下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

焉當時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祐名與山俱傳其德惠在人要自有不可湮滅者矣繼祐而鎮襄陽者杜預預志效祐而尤好爲後世名每刻石紀其勳績必爲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今去祐預已千載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不可知而墮淚之碑惟聞叔子廟前之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求之預之所以在人者不迨於叔子矣魯穆叔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歿而不朽世豈不有斯人志在叔子之上者耶其母徒好爲後世名可也

○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籍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夫取與有道二子之志如此終非正也

○山濤始布衣家貧謂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濤際遇為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見啓事多矣而其子簡年二十餘不之知簡歎曰吾年一十不為家公所知濤明於自期與題目人而不知其妻與子何耶古人有言知子莫若父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為之對曰

午也可平公曰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呂正獻執政急於進用賢士人有一善必疏之嘗謂其子希哲曰當世賢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濤於簡不之知而公著於希哲不得用一家如此况天下乎吾未敢謂二君能盡知人能盡用人也

○山巨源之人倫當時倚為衡鑑而其子簡自歎年幾三十不為家尊所知公豈不若京口任氏一婦人也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流日上足散人懷後世重有抱譽兒癖者人莫知其子之賢可深誚乎公蓋急於甄拔天下之賢才而嫌於愛子有不及耳觀簡之言足知其父子間之無私矣

○晉何曾侍武帝晏退謂諸子有後世其殆之歎且指諸孫曰此輩必及於難異時其子哭曰我祖其殆聖乎曾可謂有先見矣雖然曾為晉首卿豈無經國遠圖之責而惟事清談祖尚老莊何也曾知晉德不長不能有匡於上而獨為其子若孫私言於家何也曾之孫及難者亡晉罪固有歸然豈晉為之累哉曾平居日食萬錢所為貽謀可知其子若孫曰邵曰綏輩侈汰又復倍之豈有可父之理曾蓋不能為國又不能為家者也

○何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子邵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任愷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事見三人傳中今人但知食萬錢為曾事耳曾食日萬邵

乃二萬愷乃一食一萬窮極滋味愷又出曾上古所謂
饕餮氏豈復過斯人歟漫書之以詫吾輩之頗頷者

○或問中散與巨源嘗有絕交之書而其死也謂子紹
曰山公在汝不孤矣後濤領選薦紹為秘書郎叔夜之
所謂不孤者豈為是乎叔夜是言歆紹聽山公之言而
知山公之能為紹謀耳紹同時有王元偉者未嘗西向
而坐示不臣晉是故紹諮公出處公以天地四時消息
解之人子緣此而棄父事讐心終未忍而公之言實叔
夜之意紹之事晉是叔夜默屬巨源以教之也或者復
以紹之死難為紹譏何哉常居忘其讐而於難逃其死
紹之賢斷不忍是若紹之仕晉非叔夜之意則棄父事

讐之譏在紹仕晉之初矣

○胡威之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之卿清孰與父威
威名對曰臣清不如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以不如杜正獻公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
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
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呂
東萊言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
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
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
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
畏強禦之名所以處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

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鄒道鄉記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著說著便不中是如此

○子不敢擬父而名之所在或與父埒有舉其父子間而質之其子者當何如為答邪晉胡威之父質俱以清慎名世祖謂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帝曰何以勝汝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威之可謂善尊其父而亦未嘗肯自汙也王羲之父子書法名世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守獻之曰固當不同安曰外人論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知此言不

近於與父爭名矣乎孫過庭書譜云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初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墻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謂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少逸無或疑焉春按南史齊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又宋錢希白曰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含光聞此一言終身不書孝子之所存如此

○胡威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停中十餘日告歸

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
餘始以與汝耳質若非清高者聞子是言其能無自媿
乎宋孔凱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凱為江夏內史時
東土大旱米貴一升百錢道存慮凱甚乏遣使載五百
斛米餉之凱謂使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糶
即至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即可載還吏乞於此貨之不
聽乃載米去道存有媿於其兄之問矣父子兄弟家人
也誠以廉節自持無可相受遺者人生何用畜聚為哉

餘冬序錄卷十三

餘冬序錄園涂卷之十四

內篇第十四

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晉武帝時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
炊成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坐服其
明譜按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
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燃車
輪師曠事今不見出何書劭言當時必有所本劭不近
舉荀勗而遠引師曠是知炊爨氣味古人有辨之者矣
順時變火先聖取諸五才其法必有為也

○王戎為司徒時田園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

家有好李賣之至鑽其核其貪吝如此此賈豎之事而
我親爲之庸非悻悻嗜利者耶劉故人筒中之遺濟冲
能不受也戎善郊令能撫恤饑饉遂出穀三百斛助之
事見華譚傳市井商販之徒能有此否此濟冲之所以
猶得爲濟冲也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
爲三公是天下無人身談者稱之唐鄭榮同平章事制
下榮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朕後鄭五作宰
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骨致仕此不賢於非
才而竊位者乎

○世說陸玩拜司空有人往索酒於梁柱間祝曰當今
乏才以爾爲柱石之任莫傾人棟梁陸笑曰謝卿良箴
美哉言乎齊書劉祥恃才傲物嘗謂一驢曰汝弩力如
汝人才俱爲令僕矣此則不可

○晉書載陸士龍始與荀鳴鶴遇陸自稱不雲間陸士
龍荀云日下荀鳴鶴釋道安與習鑿齒遇道安云彌天
釋道安鑿齒云四海習鑿齒全不成語而當時以爲名
答何也

○武帝聞王戎從弟衍名問戎曰夷甫當時誰比戎曰
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衍後罹石勒之難歎曰吾
輩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屠戮力以匡天下猶可
不至今日然則衍何如人也其死也自知之矣史稱戎

有人倫鑒識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後果爲逆亂是其先見而於衍乃過譽如此史又稱衍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其弟澄及王敦敦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吾不知其何見也石勒之難歎與衍同死者澄死敦手敦被剖棺焚尸之戮是足爲天下人士目邪

○王衍未娶時后父楊駿欲妻以女衍陽狂自免可謂有識然衍竟娶賈后之親郭氏郭籍中宮勢剛復貪戾聚歛無厭衍不禁衍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被誣得罪衍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有司奏其志在苟免無忠謇之操信矣已上衍傳然則衍爲人如此初何耻於

婚楊氏乎鄭默之卒也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贈三司而楊駿先歆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傳默因無所損也史稱默寬冲博愛謙虛温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厮養不加聲色而猶取嫌怨君子以為處世之難固非所以病默也韓壽嘗託賈后歆以女配華廙孫陶廙距而不許后深恨焉廙遂不登台司廙傳衍能復如廙所守者其得失不過如廙而已

○王衍居宰輔之重而營三窟為自全之計終不能以自全也漢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太盛而為延壽求出補

宋謝瞻見兄弟並為侍郎將軍位任顯密乞貶弟晦以保門戶彼之求以自全者蓋異乎狡兔公之計矣

○王衍口有雌黃宋人稱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甚矣介甫之似夷甫也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春以為散之不如勿聚之為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武之歎即崇之歎也而又曰恨令衆輩見之武何恨於是夫既曾有以致之矣

○晉惠羊皇后失節劉曜所與曜言者於司馬氏恩義絕矣羊為賊生二子而死其室葬焉獻文之謚為謚也而史以列之晉后妃傳何居然則羊氏祇可附載賈后傳亦其陷於虜後事於劉曜傳中及之可也

○羊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今人但知談時苗事耳篇太傅祐之兄子封鉅平侯奉祐嗣者也

○晉安昌王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可謂名言然其後受官偽漢淵死被殺孝經論語竟亦何在隋蘇威言於文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今考其立身治國未見有得於孝經也宋趙普謂太

宗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佐陛下致太平普為相日每纔歸朝亟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讀之終日家人莫測薨後開是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若趙若李之在位其有得於論語乎沆之謂尚未能行者也○祖逖渡江誓清中原功業垂成而不克終時人惜之而晉史譏其聞鷄起舞幸天步之多艱何也胡致堂嘗為之辯矣致堂又譏逖怏怏發病非聞道者夫逖功名之士也中流之誓素懷有在其不遂有死而已歸納印符固非逖之所自處也葉夢得謂石勒脩逖先營而還

其叛將自知其危以求媚而逖自是得勒降亦拒不納阻晉民歸心墮勒計中使逖不死未見其能得勒也豈其然乎勒誅叛送逖心雖求媚其事義其言順逖納趙叛其何以為解於夷狄逖有大志豈以此為勒德固將休息邊境而為其所歆為也趙人叛者逖皆不納中原士夫舉鎮歸附者逖未嘗有拒也而葉氏以阻晉民歸心罪逖豈為知逖者哉

○或問祖逖之忠晉勛在王室而其弟約以反逆誅逖族赤焉豈周公管蔡柳下惠盜跖天稟異絕雖兄弟不可化歟晉書載逖居京口賓客義徒多為竊盜攻剽富室逖一切撫慰且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為吏所

繩迹輒據護救解之審爾迹之所以教其軍者悖矣約藉之而為亂也固宜

○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之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決隄潰何所不至嗚呼以中國之雋異而其心於夷狄此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獨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見石勒為之謀主成勅之事皆出賓計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而用之遂至於此符堅得有王猛阿保機有韓延徽元吳有張元吳吳輩皆我中國不能金籠鸚鵡之過也

○汲桑六月盛暑而垂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不得清

涼斬扇者軍中為之謠曰不識寒暑謝承後漢書云云

軍何可蓋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庫狄伏連屋室患蠅虫杖門者

何故聽入規北此人豈復可與為語者乎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

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

收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

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於是並被害嗚呼位高則顛多藏

必厚亡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有怨府也而屈於收

者之所詰旁觀者清也

○襄陽記習溫為荊州太公平太公平今之州都蓋三

國吳官名今亦不知州都為何官記載潘秘辭於溫曰
先公昔言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
當誰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後秘代溫為公卑甚得
州里之譽以是推之其官亦可知矣秘吳太常潘子也
○王導辟王述為中兵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
答或曰導亦陋矣當時事豈無有急於米價者而以問
于辟述之初宜述鄙之而不答也春以為導之問欲以
是觀述耳述年三十尚未知名導徒以門第辟之人固
有謂述癡者導初見述豈真問米價耶述之不答述亦
默會導意有在導見其不答也遽曰王掾不癡人何言
癡導之意可見矣又如溫桓入關王猛被褐詣之捫虱

而談當世之務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將銳兵十萬
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夫猛之為
三秦豪傑也溫於其談世務時異之蓋已心知之矣復
有此問亦聊以戲之且探其所以答我者何如耳庾公
問王敦卿有四友何者居其右敦曰自有人又問何者
是敦曰自有公論溫之意正如此猛託曰不至之故答
之而溫遂以江東無卿比許之是其所以異之也而後
世論者乃譏溫不識人溫何嘗不識猛耶誅子語錄桓
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
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
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

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答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為惠則大矣

○周處三害事史言之過特以勸夫改行為善者耳處惡若與蛟虎比父老何敢言并子為三而面斥之處可告語者決非天性險賊之人矣卒之州府交辟出為晉臣功名建當時忠義傳後世宜哉

○周札守石頭城開門延敵使王敦得行毒蠱戕害朝望札為之也札故吏為札訟寃王導欲與周戴同例加之贈謚卞壺郝鑒明其非宜其義正矣導以為往年事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鑒謂如此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然則導而受今日之褒寵無乃亦不可乎鑒茲就導言而反之非有譏于三臣特陰以媿導耳導曰札與譙王周戴所見不同皆人臣之節也此孟子所謂遁辭而當時乃從導贈札朝廷不逆導意極知導欲怒人以文已過故耳前此帝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乞貸枉陷之人郝鑒議敦之佐吏雖多過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鑒之議導不能無厚顏嶠之議導之意也是故帝從之耳導論平蘇峻

功時於路末匡術賈寧皆欲賞以官爵温嶠曰永等峻之腹心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其前罪得全首領為幸豈可復褒寵之導乃止卞敦當峻之亂沮軍顧望不赴國難事平陶侃奏請收付廷尉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遂改任之郭默擅殺劉胤導懼其難制即用默代胤陶侃表言其狀乃復討默導始避峻奔白石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導蘇武節似不如是及是又笑導導養時賊良可媿已導委任諸將趙胤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導性寬失刑之所致也庾亮與郗鑒箋云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南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為導發也當時鑒若聽亮言起兵廢導不謂無辭導卒庾

冰當任頗尚威刑有相諫者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如吾者哉冰盖有所懲也他日庾翼與冰書論江東之政失在嘔煦豪彊常為民蠹以為皆前宰之悖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時人議論往往不滿於導如此三世相業槩焉可知朱子有言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考之於史其殆此等類歟史稱導善因事就功夫善因事就功乃其周旋人之効驗也

○王敦兄含作廬江郡貪穢狼籍而敦於衆坐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敦試坐中人畏已與否耳此石頭城威劫温嶠言太子意也何充温嶠可謂挺正者矣敦上無君父豈畏其兄護哉他日敦反含為元

帥含軍敗敦大怒曰我兄老婢耳

○周嵩謂其兄伯仁好乘人之敝非自全之道伯仁豈好乘人之敝者耶伯仁果好乘人之敝於王導詣臺之際不相申救矣而終以此結憾於導致石頭之禍則今日殺諸賊奴之言實爲之此乘人之敝之言也

○王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散騎常侍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宋仁宗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與其恬退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劉敞以爲此皆挾僞求名要

上迷衆其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爲準然當時有桑懌以定昭化叛獠還得閣門祇候欲讓其實於位已上者歐陽修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修慚其言卒讓之不聽修嘗爲懌傳蓋善懌能自信其心者是在人何如爾陸象山後世將讓職作一讓數古人惟讓是實情唐虞之朝可見非高讓文以讓爲美名也

○王長史郗參軍皆桓溫所親密坦之入輔晉室卒爲忠臣而超黨兵不返其心豈欲依溫別有所圖耶或曰超父愔居兵權乃溫所惡超依溫者爲其父耳愔嘗致

書於温有共獎王室語非超易之惜其危矣春以爲不然温嘗從坦之求婚坦之歸與述言之述不許温亦遂止超誠多智爲父周旋廟堂温何得便害之超不先惜死其所欲爲未可知也

○郗愔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謂可損百千而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厨覲之即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超散父財惜爲之驚怛覲之焚燒子券綽亦爲懊歎彌日父子情不相同如此同時王珣亦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

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舊業悉委諸弟皆獎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也矣

○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熟辭桓温因問温公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正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間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彞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拌客主驚愕納徐曰名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正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温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此事吾於奉已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

腴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碟深
杯大瓢抵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
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
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
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
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
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
者鮮矣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
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
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

庾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為具雖踈不愧貧
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
救弊之意此又見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
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劉惔少與母任氏居京口既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
惔喜還告其母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汪
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彧
夫名在時論於我何預我顧所以為我者何如耳我果
不愧於是人乎論者雖不我比亦不失為我矣我不媿
是人而論者以是人比我是固我輩人也何喜之有惔
之胸懷陋矣史謂其母聰明婦人也袁羊范汪不賢於

悛悛受其名爲有餘則何貶於悛乎使論者以非悛之所能比者比焉悛其可受之乎爲悛者其尚論古之人而毋自畫於論者所比之人斯得矣

○晉孔中丞群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不足了麴蘖事史謂其耽酒如此春家荒田歲收不過百石秫之所入特十之一爾然祭祀賓客之費恒取給焉亦不見其有不足處陶淵明慕公田利可爲酒求爲彭澤令欲令二頃伍拾畝種秫爲酒費然到官纔八十日遂自解印綬賦歸去來方向所謂公田秫者竟未嘗顆粒到口也吾仕無公田然平生俸入得資觴酌多矣宋種放別業在終南山性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養所居有林

泉之勝殊爲幽絕真宗嘗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而歎賞之五柳先生若有種別業肯復慕彭澤公田利乎春不得爲種之所爲隱者今者來歸歲課田產秫米之入當倍於昔因扁所種秫處名曰課秫亭焉吾其足了此生矣乎若夫林泉之勝視神所居吾亦未知其如何吾聊以蝸濡而已史稱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歲入益厚遂喪清節其爲耽酒必復甚孔中丞矣吾年五十有四即乞休而歸吾其免是夫

○桓司空諮鎮荆時有參軍養一鵠鵠教令言語遂無所不名有主典人於鵠鵠前盜物鵠鵠密白參軍未發其事其人復盜物鵠鵠又言檢之有驗痛加責治盜者

深恚以熱湯沃殺之參軍悲憤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教
曰原殺鷓鴣之彌誠合論殺然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
法令止五歲刑也明唐溫璋為京兆尹日閣下聞挽
鈴聲使人伺之乃是一鷓鴣曰是必人探其雛而訴寬
也命吏隨鷓鴣所在捕之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
憇樹下吏報以送府璋謂禽鳥訴寬事異於常乃斃捕
雛者謂之觀說璋之用法何其與桓異也盜物者本
罪有在鷓鴣緣此被殺桓猶能貫之盜謀殺人未行律
無死條捕鷓鴣者比諸謀殺何如而璋論乃爾深入何
耶人與物仁不同視情與事法當異處禽鳥與獄曠世
一見吾若之何而亂常法也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詔
收其餘以實內府晉之君臣何弗思也盜發之詔以其
金帛復納其中而封治之義也用度不足亦何忍用此
我收其餘是我利其盜之發也其何罪以治發之者
○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
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
重矣閻立本之於畫陸鴻漸之於茶宜其有媿色也

餘冬序錄卷十四

餘冬序錄厲陬卷之十五

內篇第十五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謝安嘗戒約子弟因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從子玄答曰譬言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此言
非是父兄欲有佳子弟豈獨其私情然哉蓋其責有在
焉孟子有言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
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其間不能以寸夫子
弟不佳父兄之責豈得爲不豫人事而直比之蘭玉之
適玩而已者哉孔子謂子賤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又曰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子弟之繫於父兄

如此然則安何爲有是問哉是時王述蒙顯擢義之耻
爲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
不及坦之故耶王子敬兄弟見郝方回躡履問訊甚脩
外獲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履儀容輕慢方回歎曰嘉賓
不死兒輩敢爾大傳之問殆有感於是乎玄之答宜若
不論焉者

○符堅之迫淮淝謝安任征討大都督之寄其宰朝廷
計者分遣玄輩外一無所事衆八萬欲爲百萬敵也難
矣桓冲深憂根本遣精銳三千入援安復却之安果何
所恃也而玄輩卒有淮淝之捷天幸其可必耶安石非
不知憂冲之所憂也安石知玄輩之能成其事而不形

之憂以安人心耳玄入問計直答已別有旨既而寂然
安石不欲區區爲玄計者計多則慮分而智昏銳氣或
憊是以張玄重請直托遊陟至夜乃還其矯情鎮物如
是冲之援兵能助幾何玄輩若以入援爲恃則鮮不致
敗此安石所以得兒輩破賊之功也使玄非能成事者
安石乃當爾耶安石於兄萬北征之時自隊主將帥以
下無不慰勉萬之傲誕安石所以憂之者甚至觀於此
則知當日之事安石盡以所憂寄之玄矣

○劉裕屬桓玄篡位與何無忌劉毅舉義討之晉氏重
爲所延在此而德輿成禪晉之事亦始於此無忌及毅
已不及見永初年號世何不復有此三人也毅未死其

所歆為與裕奚異毅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郝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其陵傲不遜如此德輿不圖希樂德輿必不敢成禪晉之事希樂不死亦豈能為咕咕終守臣節之人惟夫無忌握節墮難得名忠肅史臣稱其異於向時之輩此三人者無忌不死真晉臣也

○晉安帝初盧循為黃州刺史遺劉裕益智粽裕答以續命湯或問史書此事何意循戲裕不慧故以益智見遺裕謂循當死故有續命之答耳或曰不然惠遠有答循書云損餉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循所遺不獨裕裕所答義在酬報是豈有他意哉

○陶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叙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洪容齋嘗悲其所謂秫秔未嘗顆粒得到口也春觀蘇子瞻之買田陽羨有終焉之志自黃州歸時賃用盤場上書乞居常州既得請而登州之命下矣在惠州時其長子邁授仁化令當挈家至乃買地白鶴峯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待之明年二月新居成而邁與諸孫至五月被命責儋耳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邁之求仁化便饋親也既不獲遂無何卒于官子瞻至儋與程文輔

書云初至傲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與程儒書云近結茆數椽勞費不貲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靖園改元子瞻北歸被病至毗陵遽卒明年葬汝州郊城所謂陽羨之田白鶴之居竟不能終歲享也不亦可悲哉陶令之襟抱坡翁之器識吾知於此無復一毫戚戚者矣聊書之以拓我輩隘者之臆

○楊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盛以晉臣自忠而教其子善事宋帝其心猶有為門戶計若韓延之以翹名子庶幾其私盡矣

○後魏王建為左大夫建兄迴時為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父子伏誅史稱建訐直如此梁劉覽除尚書左丞從兄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古者事非十惡大逆親屬得相容隱乃知律意寓仁愛於體亮之中不獨以通人情而已亦所以厚人倫也

○後魏李崇為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槌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建議請置六街鼓

號之曰鼗鼗鼓惟兩京有之當再街衢置鼓於小樓之

上以警昏夜宋汴京亦然太崇時命張侍郎洎製坊名

列牌於樓上是則京都之制也事見春明退朝錄今在

在諸州不聞村鼓簿尉之職廢而京師亦不聞有所謂

街衢鼗鼗鼓者金吾之職廢矣若何而無盜賊之擾

○魏揚播及弟椿津史稱其皆有名德播別毅椿津謙

恭家世孝友總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位至

三公一門七太守三十二刺史積善餘慶亦云盛矣然

季世非時蓬蓽無術爾朱燭霄遂使東西之族津子情

外瞧類弗遺天道至此尚可論報施邪椿子昱嘗白楊

鈞銀器為元人所怨昱叔父舒妻元即父之族也舒卒

元請別居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孰謂無間言乎瀛州

之事幾陷虎口相州獄起復脫危機愷弟君子神所佑

助未可誣也乃若播子侃預誅共兇之謀鷹鷂之逐鳥

雀自有不容已者城陽王徽李彘之為其姻黨豈人倫

之可絕者哉而卒以成夷滅之禍蓋族大而戚重雖楊

氏之世德不能免於亂世然則保家之主宜何如亦有

避地而已矣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

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

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

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

尋覽篇章校定墳籍野客叢談謂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春觀隋書劉炫傳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蘇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子瞻聞炫之事蓋必亦所疑者世容或斯人焉吾未之遇爾何疑古之人穆之與炫哉

○宋書彭城王義康秉政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柑歎其味色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三寸識者知義康之禍蓋萌於此宋四朝聞見錄憲聖太后召秦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妾進納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鱓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歎曰我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爾檜之奸過於義康之不曉事矣

○菊花之隱逸者古人惟陶令能配之後世求如靖節先生輩人豈云易得然必不媿其下風乃可為對爾今

菊譜中有粉紅千葉散葺而細小孌孌有態者謂之揚
妃此益花之柔媚為悅者高人見之亦有所弗取矣

○宋孝武初謝朓為吳興郡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為
清談所少朓名門佳士也事載正史乃爾朝野僉載唐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正鷄子一錢幾顆
曰三顆乃遺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
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
却一鷄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
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吾未
須要且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
貪猥不道皆此類春初謂昔人以資嗚噓爾未必有此

事而小說家所載名字灼灼已如此今之居官者不又
有類其人乎嘻今日之居官者蓋不啻但如處所為猶
費本錢而已然則如彪者亦未必非賢也

○循吏行事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於訓誨之中每存
寬厚之意漢卓茂之所行所言者是也後漢書卓茂為

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為人
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碎左右問之曰亭長為
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意遺之
乎人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
賢明之君使人不敢言耳茂曰汝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
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故人不矣凡人所以貴於
禽獸者以有仁愛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疆
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疆
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處遠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善
汝獨不欲修之乎能高乘遠走不在經紀禮義以相交善
使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汝何故禁茂笑曰律治汝
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

何所指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南史載循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吏第一人吉翰累遷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謂之循吏可乎

○宋謝晦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祇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晦為宋臺右衛還都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耶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警於其兄之言而慚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南史宋劉孝綽兄弟及群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

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悱所

謂劉三娘者文允清拔史臣論劉氏俊至性過人繪辭

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而孝綽也梁王筠與諸兒書論家

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

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爾非有

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有如吾門者也王導至懷九

國史王洽至克九世有沈太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

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

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夫劉

氏文人並見一時至七十人之衆此自有劉氏以來暨

今之所未有也王氏名德重光克紹七葉之盛此又自

有王氏以來暨今之所未有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非

若草木之生有區別也氣鍾靈粹裁者培之或弗得不

然也嗚呼唏矣然犯文人之所忌者則莫如孝綽甚矣

筠之所誨於堂構者其獨在努力詞翰間乎是故春特

筆而著之南史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

蓋亦人倫所得豈惟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

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

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譚賓錄唐神功二年高宗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

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先有四

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訖有一卷臣近已進訖臣

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

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代三從伯祖晉
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
殿召群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目爲寶
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信乎榮於箕裘弓冶者矣此
亦豈非古今之一希濶事也

○昔人有言厲憐王人生所患莫如厲羣貴莫如王王
而爲厲所憐王之所處必有所不安於厲矣宋建平王
宏子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
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
相逐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於風烟之上止則
隱於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不累於物得失不

關於心一何樂哉後景素續謀舉兵竟爲臺軍破斬之
梁元帝世子方等嘗著論云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
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
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
舉首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
如脫屣爾後以母徐妃失寵方等意不自安求出征至
麻溪軍敗溺死臨行與所親書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
而獲所方等蓋不愛於所生也然則王之逢患弗保欲
求爲魚鳥不可得况人乎昔趙簡子嘗歎雀入海化爲
鵠鳩入于淮化爲蜃龜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悲
夫斯亦觸物有感者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舜

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支父辭之讓王一事昔人豈真欲務高斯世哉周靈王之子僑求歸山梵淨國王世子釋迦牟尼願出家豈真慕於他術哉仙佛二道脫癡人間於欲求為幻化事可知

○宋文帝嘗指左右人謂王景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前廢帝素疾弟子鸞有寵即位即解子鸞中書令遣使賜死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夫生寄也禍福之來其可擇耶休範在太宗諸弟中得自保者正由不才耳而竟不免惡終子鸞無罪被戮孝武雖曰愛之乃所以害之矣骨肉為仇讐富貴成憂患有生之難可不信哉

○宋彭城王義康之出豫章也謂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范曄事敗義康坐免為庶人徙安成義康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當時范曄輩豈不能讀數百卷書知古事者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先呵責譴辱之若美相矜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王分功此所謂奸以事居者也若求者純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大怨亦鄙薄所不任其後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事同此趙宋李昉為相有

求選用者雖知其材可聚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
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聞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
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
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其後秦檜事
亦同此然檜以此為濟奸之術槩之於昉非所擬也

餘冬序錄卷十五

